



11 17

服部文庫
117
2074
6



117
2074
6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

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此假問之辭也 疏 此假問之辭也

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至極也樂歡也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

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疏 奚何也今

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據何所避避何所安處何所

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

問下自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廣頭

好色音聲也疏

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

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

若得之者則為擾處就樂所下者貧賤大惡也疏

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

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凡此先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

不得為為疏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之以不得為苦既憂故愚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

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為形也亦外

矣

內其形者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若豈

其如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憂其為形也亦疏矣

疏

其形者自得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於身中而已

也不亦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又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

富是我物貴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是我榮也

豈非疏遠其於

至樂不易謬乎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

善則適當故不周濟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志

世間然未知此善定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
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若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
也為忠烈而被戮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
此不足以活身也德為然
疏 蹲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
心臣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
刑戮也 故夫子曰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
也 故當務督 疏 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
無有哉 以為經也 疏 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
與不諫善與不善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竟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疏 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
未知此樂來定樂邪而到實之心未可謂
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誼誼然如將不得已

趣其所樂乃 疏 誼誼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
不避死也 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
能止息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無懷
之也 物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
耳 疏 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之也 果有樂
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夫無為之樂 疏 以色聲為樂
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用虛澹無為為至寶之樂 無樂至譽無譽 俗以鏗鎗為
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莫夷夷為憂苦故知 天下是非
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為譽也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我無為而任天下
之是非是非者各

自任則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

定矣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

定者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

也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

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其請嘗試言之天無為

天命唯彼無為近在請嘗試言之天無為

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兩無為相合萬

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疏天無心為清

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而自然清虛地

無心為寧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合屏

降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已芒乎

芒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芒乎而無有家

乎無有為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

之象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家

貌覆論芒芬互其文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疏職職

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生耳尋殖耳疏貌也夫春

其源流從無為種植為既無植豈有耶故曰天地無

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

無樂而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而昇降生化

藥至矣疏而無不為也九俗之人心靈闇昧既滯有欲

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發也若得之者便是

德合一儀真莊子妻死惠子序之疏莊惠二子為淡水

符至樂也素文既有死亡理

頃往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疏箕居者垂兩脚如簸

扇之箕形也莊

子知生死之不一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

而歌垂脚箕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跪敖然自樂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非於人理足是

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既然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察其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然然驚歎也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無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

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

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

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

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夏秋冬四時代序是

以達人觀察何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

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

至理以我 遺我 哀我 故我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心形也滑介猶脊脊也謂脊脊特以遺

忘智也欲顯殊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閭也伯長崑崙

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体心息智寄

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一叔以彰其義

也俄而柳生其无肘其意蹙蹙然惡之疏蹙蹙驚動貌柳生者易生

之木木者棺槨之家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蹙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忘志蹙然驚動似有嫌惡也滑介叔

曰亡予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

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死生為晝夜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入焉能

無死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

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疏我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與

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常待終有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莊子之楚

見空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疏之適也髑然無潤澤

也擻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

理均齊故寄髑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疏夫十貪欲資生

體富言答問也失於道理致使大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耻遺媿

父母妻妾見妻擊慙醜而死於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疏餓餓也或

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春秋猶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 患於飢凍死於此乎春秋猶

將子有黃髮之年者春秋猶於是語卒接觸骸而卧疏 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春秋猶

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春秋猶擊之問語既終引觸骸而高枕也春秋猶夜半觸骸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春秋猶

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 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春秋猶 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慮子是

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春秋猶 莊子曰然疏 然許觸骸春秋猶 觸骸春秋猶 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春秋猶 觸骸春秋猶

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春秋猶 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疏 夫死者魂氣昇于天春秋猶 骨肉歸于土既無四時春秋猶

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春秋猶 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春秋猶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髮子春秋猶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 莊子不信觸骸之言春秋猶 更說生人之事欲使春秋猶

司命之鬼復骨肉及妻春秋猶 觸骸深曠感類曰吾安能棄南春秋猶 子歸閭里願欲之乎春秋猶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疏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春秋猶 說謬矣君然何謂齊乎所春秋猶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之情形既春秋猶 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言也春秋猶 疏深曠感類春秋猶

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曠感不用此言春秋猶 誰能復為生人之勞而弃於南面王樂之耶春秋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春秋猶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疏

顏回自西之東必曾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

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返機故有憂色於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積小者不可以懷

天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疏

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雖索也夫客少之器不可以藏大

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夫若是者以為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故當任之而已 吾恐面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感

如疏 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

執持聖迹不返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

勝已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

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威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威文仲用為神鳥非

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窺不

敢飲一杯三百而死疏

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養聽故目眩心悲數

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為

養養鳥也疏

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已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澤之江湖

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疏

壇陸湖渚也鱮泥鰈也鰈白魚子也

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洌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已亦猶齊侯樂已所行道 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謹謹焉

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疏

吳何也疏

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

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

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

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

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

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其能不同其事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其能不同其事

情疏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

不可

不可 各止於實義義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故條達

性常得 疏 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各止於實不用

故福持

故福持 實分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

性常得

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
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

歲觸體獲逢而謂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也各以所疏撻拔也從傍也禦冠因於行李食於道傍

也遇為樂疏仍見枯朽觸體形色似人言百歲者舉其

木數觸體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

然觸體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

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

定汝飲其真其果有恬養乎我悅人倫入種有

在疏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幾變化種數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得水則為

幾不可勝計疏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得水則為

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得水去之際則為

青苔口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生於陵也則為

前草也既生於陵草高陸即變為車前也陵鳥得聲棲疏

則為鳥足疏其葉復化生鳥鳥足之根為

胡蝶胡蝶足也疏齋蟪蟪蟲也足胡蝶名也變化無化

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接疏鴝接蟲名

氣故作此蟲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鴝接子曰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斯彌為食醯疏

亦為醯雞也醯雞中蟻蠓頤軫生乎食醯黃軫軫亦生乎九

亦為醯雞也醯雞中蟻蠓頤軫生乎食醯黃軫軫亦生乎九

疏並蟲名也生平腐蠹腐蠹螢火蟲也羊奚比乎不筭亦言是粉鼠蟲又

竹疏並草名也生青寧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音寧之蟲也青寧生程疏亦

也程生馬馬生人疏未詳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

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亦

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

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

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

至樂也

莊子註疏卷第十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達命

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夏也疏夫人之

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賤愚智穿通一

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

於分外為已夏務也一生命之所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也疏物者

貨衣食且夕所須夫願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

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

之也守形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太甚

故生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亡也疏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生死去來委之造物效達斯原

故無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放失之疏夫

夫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而養形果不

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罪歎

足以存生養之放厚則疏厚美其形放速其死則世矣

足為哉莫若放疏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

可免也是以善養分外之事不可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

生者從而任之疏夫自見其所以行心知者固少之性理雖為

無為故不免務也夫欲穿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自新之謂也付疏幾盡也

新也夫欲為養形者無適存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

憂累則合於正其平等之道平正則具於自新之變故能盡道

之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存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所以遺疏夫世事庸無何足指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志夫形

存之疏故棄世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安而不損也

全精復與天為俱不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全精固

與玄天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備為故疏夫二儀無

德為一也能于萬物疏心而生化

萬物故與天地合命命則成體散則成殆所在皆成 疏支陰陽

德者群生之父母成休質氣息離散 則及於未生之始無常處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 俱也疏 博之謂混合則

也夫不勞於形不虧俱其精者故能隨變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及以相天其自

然相助也 夫遺之又遺乃曰精之又精子列子問

也疏 是以反本還無輔於自然之道也子列子問

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思故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

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能御群賢 疏有德之嘉名具斯二

閑令故曰閑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 室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迹

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空而無塞本作空字同塵 雖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標至道故無不可 疏耳非物性可之 疏於

寒暑故火不能災於高卑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疏物結前 問意也 閑君曰是

純氣守也非知巧景數之疏夫不為物侵傷者乃是保

而致之也非關運復心智分別巧詐勇果敢而得之 列子語汝疏命禦寇公復坐

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色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夫形

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未足以相先也 疏貞色

先至乎俱是声色故唯當非色非色絕視絕听者故能超見象之外在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乎無所化亦極 疏

萬物之先也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

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

本
丈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丈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得

造化之深根自然之效本而實理真性者世間萬物何
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奔於

何待
彼將處乎不馮之度
止於所 疏 彼之得道聖人方
受之全 疏 將處心慮及其度

焉
量宏博終不
而藏乎無端之紀
冥然與變 疏 大道無端
化日新 疏 無緒不始

不終即用此混沌而為紀綱故聖
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
終始者 疏 造物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
造物之極 疏 造物固以終始為造化也而聖人放任

乎自然之境
遊乎造化之場
言其性
飾則 疏 率性而動
養其氣
不以

之
疏 吐納塵夷故
合其德
不以物 疏 抱一不離故常以
愛養元氣 離性 疏 與玄德具合

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造於自然也既一性 疏 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
於自然 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造至

道之原通
自然之本
夫若其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中自然之
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

而人於
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遊物而不懼
自此以下凡有三 疏 辭以况聖人任獨

無心二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
乘車忽然顛墜雖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

疑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
是故選於外物而情無懼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真

醉故失其所知耳而况得全於天乎疏彼之醉人且於

非自然無心者也疑淡不為物傷而况德全聖人冥於聖人藏於天故

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冥矣莫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

外故曰藏疏夫聖人照等三元智周萬物而

之傷復讎者不折鏃夫于將鏃雖與讎為用然此第二論也

矣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自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雖有伎心者

不莫怒此劍而折之者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也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入

不怨恨為是無心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故無攻戰

之物此第三論也無情之疏夫寰內清平

之乱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道大矣疏退荒靜息野

無攻戰之乱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猶由此無為之不開

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疏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

用也疏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

矣無勞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開人者賊生

更秋知用者從感而來倦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

而不已斯賊生也疏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

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則人理亦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

自全矣疏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民絕乎以

其真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疏幾盡也曰天任人性

動智用於人夫無

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

畫真蒼生無偽者也痾僂老人曲腰之貌美蠶取蠶也

美蠶猶撿之也疏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數之中遇老

公以竿美蠶如悅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拾地芥一無遺也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其美蠶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故錙銖稱

數也初學美蠶時徑半出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失

愈疏時節猶久累丸微多所累五而不墜猶撿之也

之至故乃疏遂到於斯是以美蠶猶如悅拾吾處

身也若樞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之至疏

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

木之枝變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蠶翼之知疏二儀極大萬物

心唯在蠶翼蠶翼之外無他緣慮也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蠶之翼荷

為而不得遺彼故疏又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

事同拾芥何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

痾僂又人之謂乎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固累丸美

人之謂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舟若神

鰲深淵名也其狀似梧曰以為名在宋國也

濟渡斯洲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

吾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謂能驚鳥沒於水底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以成性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覆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

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閑懷

抱既忘水豈復勞心也

以凡注者巧以鈎

注者慎以黃金注者殫

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

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

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殫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

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

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

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殫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

者幸忘之焉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

重黃金故內心昏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

賢學生矜中道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疏姓田名開

人姓祝名賢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茱於周

謚曰威也素聞祝賢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游學未知

何所聞乎有此咨田開之曰開之操按筆以待門庭亦

疑庶寡其術何聞於夫子疏開之謂祝賢為夫子按筆掃帚也言我

何敢輒聞先生之道乎古人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

聞之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疏我兼祝賢之

牧羊鞭其後者威公曰何謂也疏未悟田開之言田開之

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疏姓單名

隱者也岩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有張毅者高

老而形色不衰又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門縣薄無不走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疏姓張毅

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者垂簾也言張毅

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

參謁趨走慶吊形勞神疲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境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仲丘曰無二子各帶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疏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此過於入也

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

也柴其中央若橋木之無心疏柴木也不帶於出不遣如橋木之無情妙捨二者若得其名必極

疏夫曰各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二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各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各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

相戒不敢輕行彊盜卒伍多結徒伴對人之所敢畏者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在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疏在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

而莫不具之斯過之甚也疏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行况飲食之間不能將節在席之上恣其滋

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為罪過祝宗人玄端以臨牢柶說粢疏

柶祝史也如今大宰六祝官也玄端衣冠柶圈也粢豬也文登祭宗

端以臨牢柶說粢疏

端衣冠柶圈也粢豬也文登祭宗

廣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
未祭之間臨園說塊說塊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

死吾將三月據汝平日戒三日齋籍自茹加汝肩尻乎

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疏 據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
之俎也說塊曰汝何須好生

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誠以潔清籍神坐以
自茹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乎 為

塊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楨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

疑謀則去之自謀則取之所異疑者何也 欲瞻則身亡
理常俱耳不

問人疏 錯置也豚畫飾也楨喪車也謂畫輪車也聚儻
獸也疏 棺槨也為塊謀者不如置之園內食之糟糠不

尊死置於棺中載於楨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塊謀則

去自茹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楨車而異 桓公因於

塊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痴非蓬生之性也 澤管仲御見鬼

無所見疏 公即桓公小白也敗獵於野澤之中而使管
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

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 公反談論為病數日不出

九百病患多曰妾係而成 疏 談論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
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疏 姓皇子字告敖齊之
賢人也既聞公有病

來問之云公妾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 夫忿瀆之氣散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而不友則為不足疏 夫人忿怒則滿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故悅神通

不足 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全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黨心則為病疏 夫邪氣上而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氣當身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之 公問所由 沈有履龜有鬚疏 沈者水之下注之中有鬼曰履龜神其狀如美女着赤衣

疏 女着赤衣 戶內之境壤雷霆處之疏 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龍躍之疏 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龍

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 有鬼名倍阿鮭龍 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疏

豹頭馬尾 名曰沃陽 水有罔象疏 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宰

疏 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疏 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彷徨疏 其

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疏 桓公見

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疏 輾喜笑貌也殆

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王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紀首子為

不終日而情抱鬱然不知病從何而去也

王養鬪雞疏姓紀名省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為齊王

理亦有積習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履橋而恃繼

以成性也養經十日堪闔乎谷曰始性恃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疏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應響鼻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怒疏顧視疾速意氣彊盛十日又問曰然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疏心尚動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然矣雞雖

斯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矣此

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造於人

無敵於外况自全乎疏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

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孔子視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

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沫四里龜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疏呂梁水名解者不

石有黃河懸絕之處各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

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

呂梁八尺目反計高二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

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鼉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

魚而有脚此水瀑布即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四

十里至於水旗尚不能游况在陸生如何可涉見一丈支游之以為有害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

之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支謂之數百步而

遺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塘岸也即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遨遊岸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

水有道乎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也汝能履深水曰亡吾無道疏谷云我更無道術直是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我初始生於陸陵遂與復為故旧也長大游於水中

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與齊俱入與羽偕出磨

而旋入者齊也曰疏湍沸旋入如礧心之轉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真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日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也從水而入者關東人喚礧為磨磨翁而入是礧也轉也

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公何況

唯道是此吾所以蹈之也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孔子自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未聞斯旨請重釈也曰吾始於陵而安於陸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支疏此之三義並釈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疏姓梓名慶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疏曾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為此也對曰臣工

云梓者官名鐃者樂器也夾鐘亦言鐃也形刻木為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所作也

人何術之有雖然有焉臣將為之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以靜心疏梓谷曰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法焉臣欲為之而未嘗敢有以耗氣也必齋

誠清絮以靜心靈也齋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疏心跡既齋凡經三日至於慶賞

賞爵官爵利祿加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齋吾不敢懷非譽巧拙疏齋日既後心盤漸靜

故能非譽及遺巧拙兩忘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齋察既入情

遺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壞於朝廷哉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疏

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然後入山林視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也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疏外事既除內心虛

者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為則以矣合天

其自疏率自然之性機自然之本雖加器之所以疑神者

然也疑是鬼神所作耳疏是目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

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

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當莊公

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使之鉤百而又疏

莊公用為組繡織文不能過此之效也使馬旋回如鉤之曲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百度及還比首復其跡

而不應疏

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

火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疏

火時之頃馬困而駁

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未焉故曰敗

不可適也

疏谷馬力竭盡而未

必敗也非唯車焉萬物皆然

工倮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

誓疏

旋規也規圓也誓留也倮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乎隨物化且物旋巧不誓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雖工倮之巧猶任規矩此言目物之易也

故其靈臺凝上而不桎枯也

志是履之適也志要帝之適也

百体皆適則都

志其知志是非心之適也

是非生於

疏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

志足要履帶理當門適亦猶心懷憂感為

不內變不外

從事會之適也

所遇而安故疏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無所變從也

會真道所

始卒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之適也

識適者猶

在常適也

未適疏始本也夫体道虛忘本性常非由感物而後

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託疏

姓孫名休魯人也踵頻也託告也歎

斯乃志適之適非有心適

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思遇此命也疏

姓扁名子

慶嘗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請問而喜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出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縻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卿閭而賓奔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支至人之自行邪固任自然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支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

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然也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

也逍遙乎無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疏茫然無心之貌也彷彿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置塵之

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任其自長耳長而不宰接物施化不特非恃而為之

非恃而為之非宰而長之疏籍於我我勞長

從已事出老經養氣無豈斷割而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治其身形顯他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

能猶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象養括哉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

竅無中道大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悉哉子往矣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途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

人倫借於人數慶幸莫甚於斯有何容暇忍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孫子出扁子入

坐有間仰天而歎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吁歎也弟子

問曰先生何為歎乎疏扁子門人問其嗟嘆所以扁子曰向者休來

其嗟嘆所以

吾身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焉而遂至於感也疏 孫休

踵門而記述已居世坎軻不平五言遂告以至人深玄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感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

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感而

來矣又奚罪焉疏 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感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

以非故來請斯未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

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澤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疏 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便也 疏 侯濫賞饗食以太牢夏頭前篇

無勞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載巖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

養生者各任性 疏 鷄小胤也鷄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分之適而至矣 疏 之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胤以大車娛鷄雀以節系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夫亦出於山合於
 故人之家舍息也疏門人呼莊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門人呼莊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子也為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夫人之雁，以不材死，生將何處？嗟乎！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我與不材之間，變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設將處此，再以此言材者有為也。未免於累，竟不處。不材者無為也。

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於中，一既未達，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馬不能同於馬，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患。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疏。

夫乘玄道至德而累也。乎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履通而浮遊於代介。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一說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去也。

與時俱化，疏。

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而無肯專為疏。

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遣玄之又玄。豈後脂情毀譽，或意龍蛇。

士法齊物論同卷來

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隨時上下，以和同為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疏。

以太和而等量，物物遊造物之祖宗。

此種農黃帝之法則也。

故莊子亦處焉。郭注云：故莊亦處焉。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儉之傳則不然。疏。

倫理也。共俗物傳，言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傷，物不堪化，則及劉也。自尊賤，物不堪辱，又有議擬。

有為則虧，賢則謀，疏。

言己以志高為人所謀。

不有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

言己上賢。

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悲失弟子志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其

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疏言與時俱化者為能變而常通耳能

用中平之理其為道德之鄉也市南且僚見魯侯疏姓熊名宜僚魯侯

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

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親

而行之無須更離居疏離散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

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

行而患慮愈深矣疏言敬鬼尊賢之夫曹叔父豹疏豐大也

毛本悅澤故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

雖飢渴隱約猶且食蔬慎蔬戒於江湖之上而未食焉疏

也隱約猶對敵也且明也且月皆也言雖飢渴猶對敵明

且無人之時捐命於江湖之上棲蔬草木而來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後

為之受也疏攪辟置采也言對敵定計如此猶不免置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

遊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

欲息貪也無人之塗謂道德之鄉也郭南越有邑焉名

注曰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

為建德之國

奇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言去魯既遠明建

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

懷道民亦還厚

與之不來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札之所將

疏

義宜也

猖狂妄行

猖狂無心也

乃踏于大方

將行也

妄行混迹也

方道也猖狂恣任混跡

其生

可樂其死可葬

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疏

郭注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國損俗與道相輔而行

所謂去國損俗謂蕩除其習中也

疏

為至道相輔導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真謂欲使

疏

迷悟性殊故致

質歲勿待高尊

無留居

留居滯

以為君

車

形與物夷心與物化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

未体狂化不能忘物也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所謂知足則無所不

足

疏

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道也涉上善之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絕情欲

疏

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超然獨立於君自此遠矣萬物之上也疏

民及真自守素分崖分也自從也君從此情故有人者累有入者有之疏君隨曾

高道德玄遠也人物為我已有人見有於人者憂為人所復用疏言未能

深成病累也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於人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

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入也

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入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欲令

無有國疏太莫猶太無也言方舟而濟於河疏兩舟相並有虞

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疏補缺為心也不怒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疏惡聲馬向也不怒而今也怒

向也屢而今也實人能屢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世

變其能屢已疏屢已無比宮奢疏姓比官名奢居比宮

也以免害一也疏比宮奢疏自以為姓衛之大夫

為衛靈公賦欽以為鐘為壇平郭門之外疏鐘祭器

為鐘先須設祭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疏上下調八音王

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疏慶忌周王之子周

之大夫言見鐘壇

極妙怪極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設也疏郭

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夏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本性也疏

郭注云還郭注云還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疏侗乎無情之貌儻乎其怠疑任其淳朴而已

無所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無所華乎世罕其送往而迎來無

物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

也從其強梁隨其曲傳無所疏傳張亦及剛張難

情由傳者隨而順之曰其自窮得不用其不疏曰在百姓各窮故朝夕

由傳者也傳本傳法也張今張沒法也亦今政事不一樣也

賦歛而毫毛不挫當故疏雖設賦歛而未嘗抑度各率

而况有大塗者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疏

塗道也直致在物已無挫損况資大孔子曲於陳蔡之

道化神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孔子曲於陳蔡之

問七日不火食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

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困之大公任往吊之曰

子絕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疏大公

之稱也任名也絕近也然猶知是也尼父既遭困繞太公吊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曰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

如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

其為鳥也紛紛然而無能引援而飛迫於骨而棲既

大舒緩又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群之紛紛然其是心無常係疏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接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載其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及有翼道引於群處中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行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役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眾鳥行列不獨知以奔競疏存奔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

禍患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疏直木有材先遭害也疏研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術才

子其意者舒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智其義亦然

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患也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逆矣混然大

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疏謂仲尼意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曰陳蔡以託意疏在裝舒才

智驚異愚俗修營身心顯他牙染昭昭明察炫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噤名成者虧功恃

名以為已成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至德宏博生成者未之嘗全疏庶品故謂之大成代取也隨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

隨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

乎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疏道德流行編滿天下而居得

行而不名處

彼皆自然自得此行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

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心而疏純純者朴素常常動故也疏者混物既不矜飾

更類於削迹損勢不為功名

功自彼成故勢不削除在我而名迹皆去

捐弃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也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情

任彼故彼各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

自當其責也疏讓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何喜哉

寂泊無懷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

孔子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糲

取於弃人疏孔子既兼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

損絳掖而服絺裘弃其肥而食糲粟

鳥獸不亂群人鳥不亂行

若中木之無心故為

鳥獸所

鳥獸不惡况人乎

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倍疏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同死灰之寂泊類中木之無情群鳥獸而不驚况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

再遂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困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疏

姓桑名雎隱者也孔

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送魯君問糞

曾君曰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

稱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其疏

遠門徒朋友益其離散何為如此耶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布謂財帛也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

布財貨也假遭晉成百姓逃亡林回弄擲寶璧負赤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赤子以為財則必累重則多弄輕少負多

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弃亦遠

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

窮禍則相弃弃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

醴君子淡以親

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其以絕

飾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

絕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也疏有利故其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疏不由事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且故而合

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

也見前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棺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去飾任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翔翔閑放逍遙自得絕素故也疏有為之學弃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教

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命禹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曰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疏形必順

物情必率中肯，虞舜將死，終用此真，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導行，故桑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曉也，舜將真言，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疏情不矯故常逸，疏任朴而形順則常合於物，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直前也性率則用而無弊，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直前也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不來文以待形，固不待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物朴素，疏既不來文迹，以飾形，故知而足，疏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邪？疏大布，儻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而補之，縻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儻，病也，衣粗布而着破履，正屣帶，見魏王，王見其顯，頽故問曰：先生何貧病而如是邪？莊子曰：貧也，非儻也。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此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走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睥睨，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柎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也，王長，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蓬蒙，羿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眦字者，隨字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猿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齊乎？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疏柎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走猿得有利之木，不能逞其技巧，是以

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介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乱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

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于之見割心徵

也夫勢不便而強為疏此合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

之則受戮矣並與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于諫割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說明

鏡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提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歟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

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疏歟氏神農也孔子

遭陳蔡因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執枯枝怡然自得歌歟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唯打

禾寧有於官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余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聲也顏回端拱還目而

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疏顏生

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真度謂言仲尼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

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無受

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

人益難物之儻來疏命忘之則易人倫之道有椽之益

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

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

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人與天一也

皆自疏所謂天損人益

窮塞之有哀乎

然也

者猶是教迹之

言也若至疑理處皆任其自尔則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

是自然故不二也夫大聖慮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曰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不可前畧標名此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

萬物發逃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

俱往而無欣患於其間也而順帝之則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

損也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矣斯而况為變化旁通必待自然之理豈以違距

者何謂無受人益感應旁通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為四達爵祿

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疏

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旁通四方而取也昭八表既靡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來是其宜也吾命

其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疏夫賢人君子

况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爵疏尚不為盜竊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故曰鳥莫知於

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曾奔而走避禍疏

鷦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

人舍欲作窠巢目略所不足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

飛出假令啣食落地急奔而未走必不覆未避禍之速也矣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自疏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疏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厄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杜稷存焉介况之聖人則玄同天下故天得久視長全杜稷存焉介下樂推而不厭相與杜而稷之斯無受人益疏聖德遐被群品樂推杜稷之存故何之所以為難也疏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其疏禪代也支道通生萬物變化群方運轉不停新新變疏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天日新而變何始卒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之有邪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疏能定終始既天無終與始則

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居自有天也有天亦天也

凡所謂天皆明疏夫人倫不為而自然萬物莫

不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

此自然哉自然故曰性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然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聖人晏然休逝而終矣

無務而休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與變俱也疏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沉乎無始無終任變而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疏雕陵栗園

名也樊潘也謂游於栗園潘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胸也

額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安着

莊生之額仍
棲栗林之中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

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步也

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觀留伺侯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

未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也覩一蟬方得美

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

於蟬而忘其形以自翳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視

之見乎異鵲也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搏捕也真命性也莊生執彈未放中

今見利故忘也疏問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羨茲蔭庇不

覺有身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

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

之危所謂相為利者恒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疏既

忘真矣相為累也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發疏類相召也疏

意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疏類相召也疏有欲之

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也疏誅問疏捐弄也虞人掌栗園之

害相隨奔彈弓而反走虞疏虞侯也誅問也既覺利

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疏莊周及入三月不庭蘭且從

而問之夫子何為頃聞甚不庭乎疏莊周見鵲忘身破

不出閉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疏莊周見鵲忘身破

怪師博來閉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觀於濁

水而迷於清淵

見彼而不明即目彼而見其見利狗物自見兌忘反照之道也

利害相召忘身者也即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謂因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真猶存

反照之道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疏莊周

聯故稱老子為丈子也丈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令而行之今既游彼離陵被疑盜粟輕犯憲網悔責之

辭今吾游於離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

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駁仲尼賤疏意存異鵲遂老子上楮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今斯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粟是成戮耻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早位

邀將宋國養性漆園豈迷懷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耶蓋欲乎品群性駁殘其身耳陽子之宋宿

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

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疏姓陽

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來宋國宿於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

惡而不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

知也不愛哉言自賢之道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

無時而可也疏心者何往而不迎愛重哉故命

門人記

之六耳

莊子外篇宋第二十

莊子外篇宋第二十

十五



